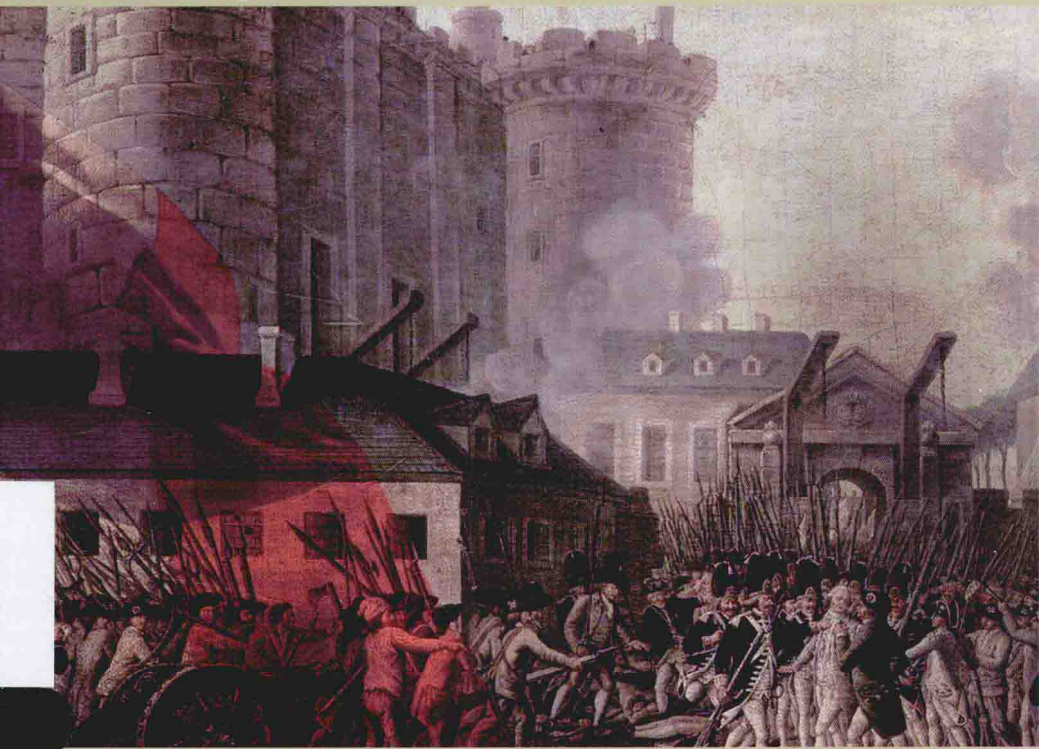


反思法国大革命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英】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著

张雅楠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反思法国大革命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英】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著

张雅楠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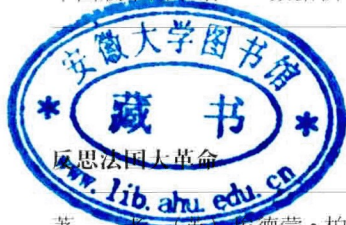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反思法国大革命 / (英) 柏克著 ;
张雅楠译 . -- 上海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2014
ISBN 978-7-5520-0585-1

I . ①反… II . ①柏… ②张… III . ①法国大革命 — 研究 IV . ① K56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7029 号



著 者 : (英) 埃德蒙·柏克

译 者 : 张雅楠

责任编辑 : 唐云松 李 慧

出 版 人 : 缪宏才

出版发行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印 刷 :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 890 × 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9.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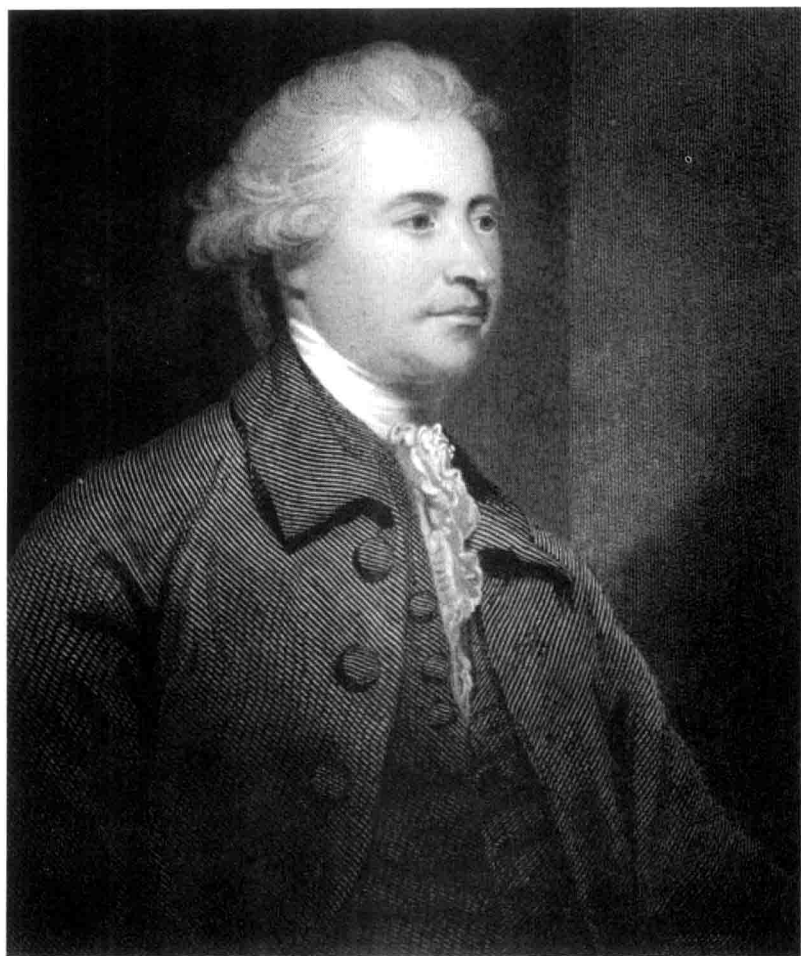
插 页 : 4

字 数 : 210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585-1/K·239 定价 :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埃德蒙·柏克肖像

出版说明

《反思法国大革命》自 1790 年出版以来，两百多年不断印行，在世界上有广泛持久的影响。

2003 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欧洲思想史名家，耶鲁大学教授弗兰克·M. 特纳（Frank M. Turner）领衔编辑整理的新校注本，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公认是当今《反思法国大革命》最为权威的善本。

启蒙编译所根据此版本安排翻译，力求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尽量做到语言清晰，文风畅达，尽量展现出原著一气呵成的激昂文采。

启蒙编译所遴选译者较为严格，不慕虚名高位，只唯实力态度。译者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有相当的文字功底，更有百万字的翻译经验，加之态度严谨，因此，这个译本达到了预期，是一个值得读者信赖的译本。

如此重要的学术经典，理应有多个译本共存。我们相信将来还会有更好的译本，所谓后出转精，这是读者的幸事，也是学术规律。

译者将柏克本人的注释标记为“原注”，将特纳教授的注释标记为“编者注”，以示区别。此书原是柏克写的一封长信，为方便阅读，我们按照内容划分了章节，拟定了标题，编辑了目录，并在书后附了译名对照表，供读者参考。

关于《反思法国大革命》的说明

一封意图寄给一位巴黎绅士的信——

兼论在伦敦某些团体发生的相关事件

有必要告知读者，以下反思最初源自作者与巴黎一位年轻绅士之间的通信。这位绅士希望能够听取作者关于自那时以来一直受到全人类关注的那些重要社会变革的意见。这令作者感到荣幸。1789年10月，作者曾作出回复；但出于谨慎的考虑，此回复一直未寄出。^①下文伊始所指的就是这封信件。之后这封信被寄至收信人处。其延迟的原因在另一封写给同一人的短函中作了解释。这一延误令此位年轻绅士对知晓作者的观感产生了新的迫切要求。

于是作者写了第二封信，对这个话题进行了更全面的讨论。

① 查尔斯·让·弗朗索瓦·都彭（Charles-Jean-François Depont, 1767—1796），柏克的一位年轻法国相识，当时已经成为国民议会的代表，曾于1789年11月4日致函柏克。但柏克将日期误记作了10月。——编者注

他之前曾想过要上个春季刊印此信；但此事之难超出预期。他发现自己的任务远非信函的形式所能承担，同时需要他以当时并没有的充分闲暇予以更为详尽的思忖。但无论如何，由于已经将最初的思考以书信形式著成，且此次提笔，本意也是回复一封私人信件，因此虽然作者的观感在范围上已经扩大，在方向上也已有所不同，但却已难更改行文之架构。他虽已意识到另一种方式可以令此思想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却也只能作罢了。

目 录

关于《反思法国大革命》的说明

第一部分

1	反驳“革命协会”的权利观	8
	“革命协会”根据其权利观赞同革命	8
	反对第一项权利	17
	反对第二项权利	29
	反对第三项权利	33
2	法国的错误选择	39
	法国现状可悲	39
	错误根源在国民议会的构成	44
	第三等级：被低等法律人控制	46
	教士：代表中有太多乡村有酬牧师	49
	平等派：向自然开战	52
3	批判现代自然权利观	59
	英国的制度	59

“革命协会”想要根据抽象人权摧毁英国政体	61
政府的基础不可能是自然权利	67
政治制度的安排是微妙而复杂的技术	70
4 古代文明和现代野蛮	72
理论家们好走极端	72
法国国王之暴死	75
当代的野蛮哲学	90
欧洲文明依赖绅士精神和宗教精神	92
现代学术和古代传统	93
法国人信哲学，英国人信宗教	105
“我们”决心维护现有的社会体制	107
英国的国教体制	108
5 批判法国对教会财产的剥夺	124
法国剥夺教会财产	124
这种剥夺背后的动力	128
这种剥夺是过分的	132
这种剥夺在财政上并不必要	138
这种剥夺有利于一小部分人	142
6 法国并非必须革命	147
法国政体正在变成一种有害的寡头制	147
改良法国旧制度而非革命是可能的	149
新体制大有缺点	155
法国贵族的旧时状况	158

法国教士的旧时状况·····	164
抨击对教士的掠夺·····	175

第二部分

7 法国国民议会强于破坏拙于建设·····	196
立法机构·····	205
执行机构·····	237
司法机构·····	246
军 队·····	252
财 政·····	270
8 现状说明英国改良胜过法国革命·····	291
结语·····	295
译名对照表·····	297

第一部分

敬爱的先生：

您乐于再度来函，且急切询问我关于近期法国新进展的想法。我不希望让您误会我认为自己的情感值得与其有所牵连。急切地交流或是阻挡对这些事件影响甚微。当我收到您的第一封信时，出于对您——仅您一人——的关心，我对是否表达自己的想法产生了顾虑。在我有幸写给您并拖延再三终于发出的第一封信中，我没有提及或详细描写任何个人；此次亦然。我愿以我本人的名誉承担一切错误。

先生，您可以从我寄给您的长信中看出，我固然衷心期待法国能受到理性的自由精神的激励，并且相信贵国能通过一切正义的策略为这种精神提供一个持久的载体，以及一个可以让该精神发挥其作用的高效机构，但不幸的是，贵国近期的变化让我产生了几点实质性的怀疑。

您在上一封信中曾猜测我可能会位居法国新近事态发展的赞成者之列。事实上他们受到的庄重的公共部门的鼓励主要来

自两个伦敦的俱乐部，名曰宪法协会和革命协会。

诚然，我确实有幸属于多个俱乐部，而这些俱乐部对王国的宪法与光荣革命的原则都怀着至高的敬意；我确定自己正站在保护宪法和那些原则的纯粹性并为之效力的最前线上。正因为如此，我才更认为此举不应有所差失，这对我是十分必要的事。那些有志挖掘我们对光荣革命记忆的人们，那些高度重视着王国的宪法的人们，定会以审慎的态度对待那些在激情的掩盖之下频繁地彷徨于宪法和革命的原则之外的人，以及那些随时会背叛创建了宪法且指引了革命的那股坚定、严谨而审慎的精神的人。在我开始回答您的来信中那些更为实质性的问题之前，我恳请能为您提供一些我所掌握的关于这两个俱乐部的信息——显然，他们认为自己可以以社团的身份对法国的事宜进行全面干涉。首先，我需要向您保证，我从不属于这两个团体中的任何一个。

我想先谈谈那个自称为“宪法协会”——或者是“宪法信息协会”，又或者是诸如此类名称——的组织。我相信这一组织已经存在了七八年了。这个协会的制度看上去是慈善性的，直至目前为止其本质应算是值得赞扬：该协会的会员出资支持出版书籍，这些书籍鲜有人会出钱购买，结果也就滞留在书商的手中，造成这些重要实体的巨大损失。至于是否有人带着善意诵读过这些慈善出版的书籍，我就不得而知了。其中有些书可能被出口到了法国。在这里没有需求的货品，有可能在那边找到市场。我听到了很多关于这些书如何带来启迪的言论。我不敢讲他们的字里行间能展现出多大程度的提升（据说有些酒在过了海之后都可以变得香醇），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一个有正常判断

力的人，或者至少知晓一些基本信息的人，褒奖过这个协会出版的书籍；而除了这个组织的某些成员外，也没人会认为他们的行为带来了任何具有重要意义的后果。

贵国的国民议会对这个可怜的慈善俱乐部的看法恐怕与我不谋而合。作为一个国家，法兰西似乎把全部感人的谢意都留给了革命协会；然而它的同伴组织，也就是宪法协会，只能略分得一杯羹而已。由于贵国将革命协会设定为感谢和褒奖的目标，那么我想你们也将能够原谅我将它近来的行为作为主要的观察对象。法兰西国民议会正式接受了这个组织，以表达对其重要性的认可，而作为回报，革命协会也担起了国民议会在英国的委员会的职责，以推广国民议会的原则。自此之后，我们必须将协会的成员看作是一些具有特殊地位的人，而非外交团体中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这场革命竟是将光环赠予了身份不明者，将荣誉献给了德行难辨之人。直到近来我都怀疑自己之前是否真的知晓这个俱乐部的存在，也不认为任何该组织之外的人对其有所听闻。后来我经过查阅发现，有一群不知来自何种教派的持异议者一直都有一个传统，他们会在 1688 年光荣革命周年纪念那天到某个教堂里聆听讲道，然后在酒馆里齐聚一堂过完那一天，就像别的俱乐部一样。但我并没听说这个组织的节日庆典过程会涉及任何公共政策，或是政治体系，更别说其他某国家的宪法精神了。直到有一次我才惊讶地发现，他们居然以一种恭贺的方式向法国的国民议会表达了其权威性的认可。

在这个俱乐部所宣称的旧有原则和行为中，我并未发现有任何令我反感之处。我想或许有一些新成员出于某些目的加入了

他们；又或许有些真正的基督徒政治家确实希望布施慈善，只是出于谨慎不希望暴露身份，便将此协会作为工具以完成他们虔诚的计划。不过无论我自己有怎样的理由去怀疑这背后的暗箱操作，对这样的公共事务我也不能发表任何确定性的言论。

对于我本人而言，被认为与他们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有所牵连，着实是件令人遗憾的事。诚然，与世界上的其他人一道，我也以自己的个人能力，对发生在古今任何地方包括罗马共和国或巴黎共和国的公共舞台上的、过往和当今的行动加以沉思；但我并无信徒的使命，作为一个特定国度的公民，我在某些程度上也受到了国家公众意愿的限制，我应该考虑到在没有本国政府允许的情况下，自己至少不宜发表致实际存在的某个外国政府的正式的公开信件。

既然如此，我更不希望与这样一份意义不明的信件有所牵连，它会让不熟悉我们的人误会，仿佛它来自某些受到了王国法律承认的团体中的人物，他们的言论也仿佛表达了王国的某种意志。由于那些未经认可的描述含混不清且充满了不确定性，再加上它们带来了欺骗行为——这些行为显然不仅是形式上的，下议院定会驳回那种为了最微不足道的目标而进行的最为鬼祟的请愿，更不用说提出请愿的戏剧化场景：想象一下若是在英国，有些人堂而皇之地推开会议大厅的大门，排行列队地大踏步走进国民议会的会场，像一场仪式或是游行，更甚的是掌声雷动，就仿佛这支队伍是整个国家最尊贵的代表。如果这个协会传递的只是一份辩词，那么这恐怕也很难显现出这辩词出自何人的手笔了。不论它来自何方，都不能增加或是减少其说服力。

但他们所传递的是一份简单的投票和决议。它立足于权威——在此情况下所谓权威也仅仅是一些个人的权威，而这些人也极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他们的签名在我看来本应签署在他们的法律文件之上。那么整个世界便可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少人，都是些什么人，同时也能够根据他们的知识、经历或者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和权威，来判断他们的意见究竟拥有多大价值。在我这样一个凡人看来，他们的行为看上去有些过于细致而精明了，那感觉太接近于一种在崇高奉献的名义下的政治诡计；若有人近距离审视这些行为，就会发现此俱乐部向公众宣称的重要性是名不副实的。这种策略甚似诈骗。

我斗胆认为我对受约束的自由的热爱不亚于这个协会中的任何一位绅士，无论他是何方神圣；而且或许我可以将我的公共行为作为我对此种自由的热爱的佐证。同时，我猜想我对任何异国的自由鲜有嫉妒之情，这一点亦是和那些绅士无异。但我无法挺身而出，直接对人们的行为和思想进行彰扬或是批判，就如同它们是某个赤裸裸立于面前的物体，被剥离了任何关系牵连，也不拥有任何形而上学的概念。特殊的情形（此次的情形中，有些绅士并无可圈可点之处）会为现实中的每一个政治原则蒙上特殊的色彩，给它们带来彼此间相互区别的效果。正是这些情形造就了为人类带来益处或灾难的市民计划或政治策略。抽象地讲，政府与自由一样，本身是善的；但用常识来推断，10年前，我是否有可能并未做任何研究就草率地向法国建立的新政府表示恭贺之意，而对其政府的性质或是如何运行事实上并无清楚的概念；此刻，我又是否有可能祝贺同样一个国家获

得了自由？难道只因为自由在抽象层面上意味着对人类的祝福，我就应该向一个从精神病院黑暗的囚室中、从对他的保护性限制中逃离出来的精神病患者表达我的庆贺之情，庆贺他终于得到了光明与自由？我是否应该恭喜一个越狱成功的拦路抢劫的强盗及杀人犯重获了他的自然权利？这简直就像是重新演绎了一次那些被判桨刑的罪犯与他们的英雄救星——那些侠胆柔肠的骑士^①——之间的故事。

在我看来，自由的精神指引的行动需要强大原则的保障；在短时间内，这将是我对这一概念的全部所知。眼前疯狂的迷雾、凝固的空气，可谓是一团糟；但我们应该在最初的泡沫略有沉降、在酒液变得清澈、在我们可以对这混乱的表现进行进一步的挖掘之前，先悬置我们的判断。在我有勇气对那些蒙受福佑的人们进行公开恭贺之前，我需要确定他们真正得到了这份赐福。恭维不仅会伤害接受者，也同样会伤害施予者；而谄媚对国王或百姓均非幸事。因此，我确实应暂时搁置自己对法国新获得的自由的恭祝，直至我明白这自由是如何与政府联结在一起的，直到我看到与之匹配的军队纪律与服从，看到行之有效且分配公平的税收制度，看到道德与宗教，看到财产的稳固，看到和平与秩序，看到文明的社交礼仪。这一切（用他们的方式来进行）都与自由一样有益；况且若没有这一切的存在，自由最终也不会对社会有所裨益，更是难以恒久。自由之于个体的效果，在于人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在我们冒险表示恭祝之前便将看到，

① “侠胆柔肠的骑士”：参阅《堂·吉珂德》，其中主人公堂·吉珂德为了被一些罪犯攻击而将他们解救了出来。——编者注

他们想做的事有朝一日会转换为抱怨悔恨。当分离而隔绝的个人面对自由时，审慎会占到上风；但若是集体行为，自由便会成为权力。慎重的人在表达立场之前会先观察权力将应用于何处，尤其是要观察新的人群对新的权力的应用；而这群新人的原则、秉性、意向几乎无人通晓，况且在很多情况下，那些在每次变动中显得最为突出的人恐怕并非事情真正的推动者。